

November 2013

## Trend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Towards Posthumanism

Ning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Ning. 2013. "Trend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Towards Posthuman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4-1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2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

王 宁

**摘要:**针对当今东西方文学理论界流行的一些悲观论点,本文作者认为,虽然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我们正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而是有了一定的限制。所谓“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近十多年来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就说明,不仅理论本身的功能有其局限,就是生产出这些理论的人的作用也有着一定的局限。后人文主义旨在表明,在当今时代,人类和那些同样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只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种,他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合理有效地发展人类自身。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已经终结,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样一个“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只是人类的进化程度最高,因而最带有理性的特征。此外,人类也最具有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各种奇迹,甚至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后人文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文学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 后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 后人类 理论的未来

**作者简介:**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电子邮箱:wangning@tsinghua.edu.cn

**Title:** Trend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ost – Theoretical Era: Towards Posthumanism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essimistic opinions in the circle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passing of the golden er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does not mean the death of theory. In the present post – theoretical era, the function of theory is no longer forceful and ubiquitous as before, but rather it is to a certain extent restricted. The rise of the so – called posthumanist trend in the West in the past decade indicates that man in the present era is nothing but one of the species in nature, whos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lso depend on the natural law. If we don't see this fact we cannot develop ourselves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Post – humanism comes after the crisis of humanism, which means that over – evaluating the role of Man has come to an end, and Man has entered into a “post – human” stage. In such a “posthuman” stage, Man is no longer the only species that has rational thought, nor is he the head of all the species on the earth. The only superiority of Man lies in his characteristic of possessing more rational thoughts. Furthermore, Man is the most imaginative, and he can create various wonders, some of which cannot even be controlled by himself. The appearance of posthumanism demonstrates an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st – theoretic era posthumanism humanism posthuman the future of theory

**Author:** Wang Ning is Zhiyuan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angning@tsinghua.edu.cn

在当今的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界,面对文学理论的衰落和文学研究的低迷,来自不同阵营

的学者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我本人作为一个持有乐观态度的理论工作者,始终对文学理论的未

来抱有信心。但是同时,我也经常扪心自问:我们的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界总是听到“理论死亡”的声音?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等等。对此,我将在本文中进行探讨。同时,我也提请我的国内外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理论的盛期确实已经过去,我们绝不可能指望再出现一个曾经有过的理论包打天下的“黄金时代”。尽管一些抱有“理论之死”观点的人对理论的未来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但我却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最近十多年里出现并风行于西方世界的“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就表明了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 一、“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由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给传统的各人文分支学科带来了某种革命性的变革。而处于人文学科之重要位置的文学更是首当其冲。作为探讨和研究文学本体以及创作与批评规律的文学理论自然不能幸免。虽然文学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结构主义衰落之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西方形成三足鼎立之格局的时期,理论的作用和功能竟被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被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甚至被一些左翼理论家用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在理论的全盛时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竟然很少以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很少阅读文学文本。他们不仅在整个人文学科大行其道,甚至常常把思考和批判的触角伸进一些注重实证和经验的社会科学学科,这样,理论的不完备性和局限性就很容易暴露了,这也是理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原因所在。因而坚守理论的文学性立场的学者便抱怨理论的漫无边际和无所不在,希望理论最终将返回文学的领地。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理论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它为什么不断地被人们诅咒“死亡”?为了探讨理论所处于的境况以及在未来的可能发展,始终处于世界文学理论前沿的英美理论家率先作出了回应。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一些专事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的

学者于1996年7月4-6日聚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行了一个探讨理论衰落之后的状况的研讨会,会后的精选论文结集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后理论:批评理论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1999)。这大概是“后理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时候,但是在那本书中,后理论主要是指以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没有在整个国际文论界广泛被人们使用。而在今天,曾经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和启迪的各种后理论均已独占鳌头,而后理论概念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所有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后理论开始出现时意味着什么?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释的问题。

在这本书的短序中,英国著名的左派政治学家、埃塞克斯大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之命运真是奇特的,一方面,我们自然是一直在经历着模糊经典的疆界之进程,这一进程使得“理论”成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在一个对元语言功能进行多方面批判的时代,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又摆脱了严格区分的理论框架/个案研究的紧箍咒。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却又不能对抗一种脱离了理论的羁绊而蓬勃发展的经验性[……]因此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理论世界,但我们肯定又不可能处于一个非理论的时代。(Laclau vii)

这就说明,在“后理论时代”,并非是没有理论,提出后理论主张的学者并非要全然摒弃理论。那么他们对理论抱什么样的态度呢?如上所言,他们只是想限制理论的大而无当性和不恰当功能,使对个案的经验研究置于理论的框架并加进一些理论的色彩。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四位编者在其合著的一篇题为“理论的愉悦”(“The Joy of Theory”)的导言中对“后理论”的含义做了这样的阐释:

因而后理论不只是一种未现身却有着潜在可能的理论,它倒更是一种甚至不可能被充分激活的理论(思想的经验)。后理论是一种思想的状况,它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发现自身:一个不断延缓的状态、一种自我反思的立场以及一种不断地在与理论的盲点进行谈判中自我取代的质疑的经验。(McQuillan et al. xv)

这也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已失去了以往的那种活力和穿透性,它逐渐变得崇尚经验,注重反思和质疑自身,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充分彰显其批判锋芒了。因而在不少人看来,理论已经衰落甚至死亡。这就是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对“后理论”的描述和界定。但我认为,后理论主张的提出旨在说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经渗透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中。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批判对象,同时也在于反思自身。后理论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又在某种程度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我结合理论在中西方的发展现状,率先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我本人的后理论主张,但我在提出后理论的主张时并未读到英语世界的这本专题研究文集,我提出这一主张主要是受到另一事件的启发和激励。

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在他那部曾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开始,伊格尔顿就发出这样的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Eagleton 1)。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上述这番哀叹

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曾钟情于文学及其理论的学者的无可奈何。而伊格尔顿的态度尤其悲观,他甚至对自己所曾经热情鼓吹和阐述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在今天是否存在或有用都表示出了怀疑,因此他在书中用了“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这个宽泛的术语,用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对于伊格尔顿的这一激进的态度,不同的理论家自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尤其在理论界和文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反应当推2004年美国的跨学科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推出的一组文章。<sup>①</sup>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出版后,2003年10月11-12日,《批评探索》编委会在芝加哥举行了会议,讨论了该刊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讨论了批评理论在跨学科诸领域的状况。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该刊编委会对“理论的死亡”所作的集体回应。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单个文论家也在不同的场合作出了反应。例如,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的反应几乎是保持沉默,但却一反以往泛泛讨论“理论”的做法,强调理论的“文学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出版于2007年的专题研究文集《理论中的文学性》(*The Literary in Theory*)中。卡勒除了在该书导论的注释中淡淡地提及了《理论之后》这本书外,甚至连其作者的名字都未提及。但他却在多处强调,“理论并没有死亡”,它与文学已经溶为一体,也即讨论文学离不开理论的视角,而理论的阐释中又不无文学性(Culler 6)。我想这应该都是比较乐观的态度。

当然,对理论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并不只是少数,另一位对法国理论十分娴熟的美籍法国理论家让-米歇尔·拉巴特(Jean-Michel Rabaté)对理论则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他早在伊格尔顿之前就预示道,“理论从来就没有停止回归,这一点已被数量众多的文选、导读、指南以及新的介绍性读物所证明。如果理论被还原为其本身的幽灵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十分凸显的幽灵不停地行走并晃动在我们古老的学术城堡中”(Rabaté 10)。当然,文学理论虽没有像有些人所认为的已经“死亡”,但是确实,它曾有过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但是理论在西方的衰落并非意味着它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处于衰落的状态。作为一位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我认为我们

有责任参与到国际文论界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及未来的讨论中,尤其是当理论从西方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时,它的意义和功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有时甚至已经出现了与理论的出发点截然相反的状况。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近十多年来文学和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持续兴盛见出端倪。对此,我和我的美国同行也曾在英语文学理论界作出过相应的反应(Mitchell and Wang 265-70)。这也许算我本人在国际场合对“理论死亡”论作出的一个回应。

在中文的语境下,鉴于不少专注作家作品研究的文学学者对理论的不以为然,我本人近十年来接连发表了多篇论文,全面阐述理论衰落之后的状况以及“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态势。<sup>②</sup>我始终认为,我们今天已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没有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于“后理论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精神,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做过描述。<sup>③</sup>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文学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而且不断有人报告“理论已死”,但文学理论仍有着广阔的前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但它永远不会消亡,只是理论本身曾有过的“无边的”作用和不恰当的功能必须加以限定。

那么,人们也许会进一步问道,在后理论时代,还有什么有活力的理论思潮呢?我想,这应该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本文只集中讨论受到各种后理论启发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后人文主义。它虽然目前主要风行于西方世界,或者更具体地说主要风行于美国,但它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了。<sup>④</sup>

## 二、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危机

在探讨后人文主义理论思潮之前,我们首先会想到它的前身人文主义。确实,在当今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以人作为思考和研究对象的传统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也出现了危机。在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学里的人文学科首当其冲,不是其相关的院系被合并就是其经费和人员受到大大的减缩。与其相比,在后工业

社会,机器的作用则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达到了排挤人工的地步。面对机器的强大作用,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理论家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家的关注。所谓后人文研究(或译“后人类研究”)正是来自文学理论界的一种反应,目前这种反应方兴未艾。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呢?它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它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本文这一部分所要加以阐述的。

正如当代西方文论中形形色色的“后理论”特征一样,后人文主义也受到解构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的启发,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发起了挑战和消解。它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关系是这样的:它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已经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一“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的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只是人类的进化程度最高,因而最带有理性的特征。此外,人类也最具有想象力,他可以创造出各种奇迹,甚至可以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对于人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和优势,美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和动物研究专家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在他几年前出版的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中作了讨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人文主义的核心论点呢?沃尔夫是整个计划也许可以总结为这样几句话,从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所讨论的其他理论家和艺术家的著作来看,确实,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了一个新的位置,它已成为一个居住着我准备称之为‘非人类的居民’(nonhuman subjects)的场所”(Wolfe 47)。作者进一步问道,这些人是那些会说话的兔子,六英寸高的人以及神话般的怪物吗?显然,在后人文主义者那里,人类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曾被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唯一有生命的物种,他和其他一些有生命的动物以及自然界的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而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存的状态中,人类虽然地位显赫和特别,但不一定永远是其他物种的主宰或主人,他有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界其他物种或受到后者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早已在古往今来的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的描

写。应该承认,人类在一般情况下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还是和谐的,但是由于袭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使然,不少人把征服大自然当作自己的一项伟大的计划,因而人类在很多情况下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呈一种对立的状态,并且随着人类的征服欲望的膨胀,这种关系就变得愈来愈紧张。作为一个直接的后果,大自然便不断地对人类施以报复。试想,最近十多年来自然界发生的一系列灾害不就是大自然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一种挑战和报复吗?人们虽然已经习惯于与天奋斗和与地奋斗,但真正面对自然界的报复和巨大灾害时有时却显得十分无力。因此人类便开始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了,动物研究和生态批评的兴起就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率先作出的反应,因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自己所生存的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也最容易将自己的感受和反应诉诸笔端。动物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实际上想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动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链,一旦这个链子断了,人类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最近十多年里频繁出现的风暴、草原的萎缩、部分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等现象就是一些不测的预兆。

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以及人文主义的挑战还在于,它重新思考并探讨了人与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机器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人类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便不断地试图改进生产力,发明创造出各种先进的机器,以减轻人类自身的劳动强度,并且造福社会和子孙后代。现代化的大计就是这样一种美好愿望的具体实践。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日新月异,面对机器工业的发展和改进,人的力量受到了大大的限制,人类可以拥有任何发明创造,但常常却会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一些有着先进智能和多种功能的机器的发明使其广泛地用于包括军事和日常娱乐在内的各个领域,确实快捷有效地解放了人的工作,但最终却导致人的作用被取代,大量的技术工人被推入了失业大军。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看法,“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新时代,而是对现代性所主张的一些东西的改写,也即首先是现代性所主张的基于通过科学技术从总体上解放人类的计划的合法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种改写已在现代性自身中进行了很长时间”(Lyotard 34)。在某种程

度上说来,后人文主义就是对人类在现代时代的作用的一种改变或改写,他虽然发明创造出了各种庞大或精致的机器,但这些机器一经创造出来就会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变化。回顾近二十年来,计算机、手机以及更为先进的人机合一体(cyborg)的问世和不断更新就给当代人的生活和作品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本来由人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被机器所取代,同样,许多青年人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离开手机和计算机几乎一天都无法生活和工作,而一些病人或从事特殊工作的人离开了人机合一体更是无法生存。这样看来,传统的人与机器的关系被颠覆了:不是人主宰机器,而是机器在主宰人的命运。这是许多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密切关注的一个现象。

确实,人们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后现代时代,人类并非总能主宰自己和所居住的地球的命运,他们有时也不得不依靠自然界其他物种或甚至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东西的帮助。英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尼尔·贝明顿(Neil Badmington)在一篇题为《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化》(“Theorizing Posthumanism”)的论文中,描述了后人文主义的种种特征之后总结道,“总之,人是绝对区别于非人的,人高居于非人之上处于一种自然的超级位置(natural supremacy)”(18)。这显然是他在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应该说,他的观点仍是比较乐观的,并对人类在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

如前所述,后人文主义在运用于文学研究时,还探讨了文学与机器之关系的发展演变。在后人文主义者看来,尽管人类的生存状态受到了种种挑战,但人类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与自然抗争和协调,最终比以往更舒适地生存了下来。自然灾害可以夺去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毁灭人类的存在和繁衍。这其中除了人类本身所固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外,也有一些感情的东西在支撑着人类的生存,文学就是人类可赖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一种媒介。在后现代时代,机器在某些方面能够代替人从事一些本来应该由人来从事的劳动,但是在复杂的脑力劳动中,机器往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同样,当人类进入电子时代后,机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旧时的超级庞然大物——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小巧玲珑和轻便易携,但是它储存的信息量却更大,拥有的功能也更为

多样。因此有人断言,在跨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人工的翻译逐渐成了多余之物,因为机器翻译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人工翻译。但是任何熟悉谷歌的翻译功能的人都马上会用相反的例子来证明,在翻译复杂的带有很浓的文学味的文本时,谷歌的翻译软件几乎没有一句不出错,更无法译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象征寓意。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文学是有着深厚学养、高雅情操和熟练文字技能的人所独创的,有着不同文学修养和文字水平的人能够创造出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这是包括机器在内的任何其他传播媒介都无法替代的。<sup>⑤</sup>因为只有人才能审美地欣赏并享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的高雅文化产品。

当然,后人文主义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对这一曾经被颠倒了的关系作出新的调整。确实,面对自然界的报复和巨大灾害,人类却经常显得十分无力。中国也有学者对于“后人文”或“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作出了反应。例如文化学者阮炜在一篇文章中就总结道,“在我们这自封的‘后现代’,在这个电脑、信息和生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人类克隆已无根本障碍的时代,有一些热情赞美技术的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不少人对技术的双刃剑性质视而不见,对技术进步持毫无保留的乐观主义态度。在他们看来,身体之能被复制,意识之能被随意拷贝,无限延续,达到‘非实体生存’,并不可怕,也不存在人类能否驾驭这种能力的问题”(27)。显然,阮炜已经看到了后人文时代的一个趋势,但他的观点仍是比较乐观的。确实,克隆技术可以复制人的身体,但迄今为止它还不能把一个拥有极高智商的科学家的头脑完整无缺地“克隆”出来。

如上所说,人们也许会这样理解后人文主义:它仅仅是一些挑战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思潮,并没有明显的理论倾向。这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其要害。针对这一点,后人文理论家也有所认识,并试图对之加以理论化。在贝明顿的那篇题为《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化》的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指出,“我认为,后人文主义需要理论,需要理论化,尤其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对其终极目的的不合时宜的张扬”(Badmington 10)。显然,贝明顿已经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有限,但是既然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因此要打出后人文主义的旗号至少也需要理

论的支撑。因此他就请来两位著名的后理论大师——德里达和利奥塔,试图借助于他们的解构利器,从动摇笛卡尔的理性之根基入手。他进一步指出:

但是如果说笛卡尔素来以对人类的描述而著称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讲述了关于非人类的迷人的故事[……]照此推论下去,如果存在着看起来像猴子的机器的话,那么也许在其本质层面上不可能区分真猴子和假猴子,因为事实上,动物和机器都无法进行理性思维,这一事实说明这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在笛卡尔眼里,这两种物体最终都是非人类。然而,如果机器试图模拟人类的话,那么“我们”将基于两个理由,并且总是能区分真的和假的。(Badmington 17)

毫无疑问,后人文主义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正如格雷格·波洛克(Greg Pollock)在评论《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一书时所指出的,“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分享自由的某个概念——自主性,能动性,意念性以及理性等都是流行的东西,这些东西通过非人类的缺乏而使得人类稳定了特殊的本体论价值”(Pollock 235)。他认为沃尔夫的著作受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通过对后人文现象的研究消解了人与其他物种以及自然本身的二元对立,把人类还原为大自然万物之一的本来角色。这对于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警醒。后人文主义对过分张扬人类之作用的尝试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反拨的作用,它认为人类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份子,他不可能君临一切,也无法改变这一既定的生物格局。理论也是一样,作为人文学科各种学术话语之一种,理论的作用应受到限定,尤其是来自文学的理论,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和预测。

在当前的后理论时代,后人文主义依然方兴未艾,并且与生态批评以及动物研究联手共同发起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批判和消解。它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

中,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或者再扩大一下范围,在整个宇宙中,人类是否是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去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 三、文学理论的功能及未来走向

尽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现在任教于美国纽约大学的英国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就在一篇文章中宣告,“后结构主义”的衰落意味着“理论的终结”(Young 3-15),但是理论依然步履艰难地又走过了三十年。它显然没有像扬所预言的那样已告终结,而是在迅速调整自身后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并且在有限的空间中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扬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后结构主义,但即使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没有很快就寿终正寝,而是熬到了2004年德里达的去世,后结构主义才算真正地趋于终结。文学和文化理论才算进入“后德里达时代”,或曰“后理论时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功能和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是否就变得暗淡了呢?理论是否就没有用了呢?关于前一个问题,我下面会着重回答,而对后一个问题,我们则可以从最近一些刊物的文学编辑所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得到回答:一方面大量的来稿或者只是老生常谈,或者在文章中对国外的理论思潮仅作泛泛的介绍而缺乏深入的思考,或者只是把所要分析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故事重复一遍而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和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又是那样的缺乏,甚至不停地跟踪约请有实力的作者赐稿也难以获得优秀的论文。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学界也不鲜见。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著名的文学理论期刊的主编则别出心裁,他们经常委托学界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去约请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某一个话题撰文,并编成主题专辑,这样便对文学研究起到某种导向的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理论界出现的理论思潮的频繁更迭和此起彼落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一些著名的理论学术期刊的左右。由此可见,并不是理论本身没有用,而是理论尚没有被恰当地运用到文

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研究中。

关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及走向,一直是东西方理论界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国际文学理论界的顶尖学术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确实起到了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学界,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学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80年代后期,美国文学理论家、《新文学史》杂志的创刊主编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组织了一批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十分活跃的理论家和学者撰文对文学理论的现状作出总结,并对其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一番描述和预测,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率先在《新文学史》上陆续发表,之后由著名的路特利支出版社(Routledge)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1989)。也许是由于为这部文集撰文的各位作者的名气和影响,同时也由于主编本人在欧美文论界所处的领军地位,这部专题研究文集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理论界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于行将式微的文学理论的重振起到了某种鼓舞人心的作用。之后,这部文集于90年代中译成中文,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理论在当下的境遇又如何呢?这部文集的主编以及各位作者的预言是否已经应验?我们在探讨了后人文主义之后,再回过头来探讨文学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经过本文上一节的分析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后人文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即2004年德里达的去世使得解构主义和各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失去了其最重要的代表性理论家,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解构的大潮消退,解构理论本身也裂变为碎片,渗透到当代西方的各种后理论话语中,导致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格局的形成。但另一方面,这些后理论大都程度不同地从德里达那里继承了解构的遗产,并向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现代性发起了新的挑战。在这些后理论中,后人文主义一马当先,向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文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唯我独尊和不可一世的神话。而在此之前,另一些受到后理论启迪的批评理论也不甘示弱:生态批评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



系为契机,无情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人类从高雅的神殿又返回到自然万物中;怪异理论(或曰酷儿理论)模糊了性别的差异,为一种双性共存和性别变更的取向奠定了基础;动物研究则更是在弘扬动物性的基础上呼唤一种普遍的动物伦理学。应该承认,这些理论思潮共同形成了后理论的中坚力量。目前这些理论思潮在西方学界正方兴未艾。值得我们专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关注。

如果说,上述这些后理论思潮大都显示出“非政治”或“非意识形态”的特征,那么一些早先兴起但现在仍有着较强生命力的理论思潮依然占据着当下批评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想象力。后马克思主义或曰新马克思主义仍有着相当大的理论空间,它始终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及其对贫困国家的掠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只是批判的锋芒不如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犀利;后殖民主义在经历了理论的争鸣和演绎之后把研究的触角指向殖民主义的源头,并开始关注殖民地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新历史主义虽不再如早先那样引人注目,但它的批评教义早已渗透到历史的重新思考和历史叙述之中。横跨人文和社会两大学科的世界主义的兴起则消解了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使得文学研究者重新关注并建构新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文论话语。所有这些理论思潮也和上面提及的更为新锐的理论一道共同构成了后理论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理论的“黄金时代”虽不再来,但理论的多样格局和多元话语的共存却形成了后理论时代的特色。我认为,这就是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 注释[Notes]

①这方面可参阅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 (Winter 2004),尤其是刊载于该期的一组短文。

②这方面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文景》3(2005);“‘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3(2005);“‘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与思潮走向”,《文学理论前沿》第三辑(2006);“穿越‘理论’之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32(2007);以及“‘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2010)。

③参阅拙作,“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5(2013)。

④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外国文学》编辑部与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与机器”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4日在杭州召开,提交会议的一些论文,包括我本人的主题发言,已经接触到了后人文主义这一话题。

⑤关于文学与机器的详细论述,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兼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外国文学》2(2013)。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admington, Neil. "Theoriz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53 (2003): 10-27.
- Cohen, Ralph. 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 Culler, Jonathan.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 Laclau, Ernesto. "Preface." *Post - 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Martin McQuillan, et al. ed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vii.
- Lyotard, Jean - François. "Rewriting Modernity."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24-35.
- McQuillan, Martin, et al. "The Joy of Theory." *Post - 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Eds. Martin McQuillan, et 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ix-xx.
- Mitchell, W. J. T. and Wang Ning. "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2 (Winter 2005): 265-70.
- Pollock, Greg. "What Is Posthumanism? by Cary Wolfe." *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Vol. 9. No. 1/2 (2011): 235-41.
- Rabaté, Jean - Michel. *The Future of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02.
- 阮炜:《二〇四五:当人类获得永生》,《读书》6(2013):21-28。
- [Ruan, Wei. "2045: When Man Is Immortal." *Reading* 6 (2013): 21-28.]
- Wolfe, Cary.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 Young, Robert. "Poststructuralism: The End of Theory." *Oxford Literary Review* 5 (1982): 3-15.

(责任编辑:王嘉军)